

陈楚故城的繁华

——淮阳庙会的艺术文化研考

刘淑娟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河南淮阳庙会数千年来吸引了众多人祭陵拜祖,2006年被国家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通过叙述淮阳庙会的艺术文化,认为人们对庙会的虔诚信仰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关键词:陈楚故城;淮阳庙会;艺术文化;太昊陵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2)06-0149-03

一、淮阳太昊陵探源

淮阳名“宛丘”、“郢陈”,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面积1468平方公里。淮阳太昊伏羲陵,俗称“人祖庙”,位于淮阳城北11公里,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伏羲陵全长750米,总建筑面积875亩。结构与同时代的皇宫相仿,其陵墓上园下方,是中国唯一的“天圆地方”形制的陵墓。陵高约20米,方座边长182米,整个建筑群贯穿在南北垂直的中轴线上,如果把重重大门打开,可以从第一道陵门直望伏羲氏的陵墓,号称“十门相照”,气势雄伟、盛为壮观,是中国帝王陵庙中规模较大的宫殿式古建筑。

太昊陵共有三殿、两楼、两廊、两坊、一台、一坛、一亭、一祠、一堂、一园、一观、十六门。现存古碑二百多个,大多为歌颂伏羲的碑文,还有一部分是记述陵内建筑重修或增修的经过,最多的碑文是来自各地民众“朝祖进香”的纪念碑。而皇帝派大臣来祭祀的“御祭碑”,现在已所剩无几。

二、太昊庙会的艺术文化

淮阳是豫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数千年来,淮阳庙会吸引了众多人前来祭陵拜祖。2006年,河南省淮阳庙会的太昊伏羲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巫舞”形式的舞蹈、劝

善意义的“守宫说唱”和保留着人类童年意识的民间美术作品,这些历史文化共同构建了淮阳庙会的厚重与神奇,让千年不变的文化广场、古老的故事、独有的合唱和奇特的民间美术形式能够得以延续,让遗留下来的伏羲文化,形成独特的艺术文化形态。

1. 担经挑

担经挑又称“担花篮”、“花篮舞”,是由原始的巫舞演变而来。这种带有祭祀性和俗性乐舞的典故来源于华胥氏履巨人迹而生伏羲,因而表演时要沿履而舞,表现履迹得子的意思。

担经挑每到恰逢庙会的日子,豫东的老斋公们(50岁左右的老太太)都身穿黑色的大襟衫,下身穿着黑裤,腿扎黑带,脚蹬黑鞋,头裹长至脚跟的黑纱在大殿前进行表演。担经挑舞蹈形式变化大致有三种,一是“剪子股”,一人打经板,三人表演。以“十”字路线为中心,对面穿插,走成剪子股路线;二是“铁锁链”,一人走一条线路,二人走另一条线路,像拧麻花一样穿插而过;三是“蛇脱皮”,一人在前,三人沿着一个方向而舞,舞蹈过程中,二人从中穿插而过,这三种队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舞者走到中间一定要靠背而过,让身后的黑纱碰绕在一起。这种舞蹈是古人对生育崇拜的一种象征。

担经挑的基本舞步间距较小,舞起来跟戏曲动作中的“碎步”相仿。每人挑着制作精巧的花篮

收稿日期:2012-09-18

基金项目:2012年河南省政府招标课题:河南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研究(2012B526);2012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课题(122400440088);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1B88000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B880004);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教改项目(2011jgxm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淑娟,女,安徽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艺术学。

(花篮有龙、虹、狮子、虎、宝瓶等式样),其他人手持打板打出节奏,在舞蹈的同时还进行吟唱。担经挑的唱词内容非常广泛,从神话传说到日常的生活琐事都可以成为担经挑的唱词,有许多经歌都是历代口传下来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的担经挑的舞蹈形式也已经改变了很多,巫舞娱神的设想已经更多地转向人们对娱乐的一种追求。

2. 守陵人的说唱

淮阳庙会上聚集了一批所谓“守宫的人”。她们长年居住在伏羲陵庙中,聚集在道仪门下,多为50岁左右的女性,每天粗茶淡饭。白天向人传经宣讲伏羲的事迹和功德,劝人多做善事,弃恶扬善,晚上就在庙中休息。

伏羲陵的道仪门,又称为“礼仪之门”,在古时,前去拜谒和祭祀太昊伏羲氏的帝王君臣及平民百姓,凡到此处,都必须整冠弹尘,端庄仪表,恭恭敬敬地严肃前行。此门意在提醒人们要成就美善的德性,古人语:“百行德为首。”德为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此门启示世人要“进德修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所以,这些“守宫的人”根据遗留下来的遗俗进行传经说唱,传经的方式大多是以唱为主,曲调固定,许多经歌也是代代相传遗留下来的,内容丰富,大多是与伏羲、女娲事迹有关。

在太昊庙会上,可以看到人们对伏羲和女娲的崇拜,已经被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实际指南,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神话的继续存在,并不专靠本身故事的叙述所引起的文学兴趣,它乃是一种原始现实的描述,而发生作用于社会的现行制度和活动中,它的功能就在于它能用往事和前例来证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并提供给社会以过去道德价值的模式,社会关系的安排,以及巫术的信仰等。”^[1]所以说,“一切宗教的崇拜可以说是人类利用宇宙神秘力来满足他们愿望的一种尝试。”^[2]而“宗教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不可分解地与神话成分相联系并且渗透了神话的内容……所以,人们在创作传说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的文化历史,并且利用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按照自己的心理愿望和道德准则来神话人物,展现了人们的意趣旨归。

3. 摸子孙窑和还童子

子孙窑是位于太昊陵显仁殿基石上的一个石孔,人称“神媒石”。别看它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这里却极负盛名。据说,用手摸一摸这个圆孔不仅

可以得子得孙,并且还可以保佑子孙健康平安。子孙窑的直径约7厘米左右,深度约有一指左右。传说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摸子孙窑求子的习俗,“洞、窑”之类的实物,无不寓含着对女性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因为在远古时期的母系氏族,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从而形成了对女性生殖的崇拜。

在庙会期间,前来求子许愿的香客,一般都要到显仁殿里摸子孙窑,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历史上这样的石砖已经换了多次。这块是1985年才换的一块青石,短短的20多年时间,又摸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圆孔。其实生命意象是民俗文化下积淀的文化果实,传达出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正因为如此,太昊陵庙会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才能成为庙会永恒的生命意象符号。

“还童子”风俗是代表还愿的一种习俗,如果在太昊陵摸“子孙窑”或拴娃娃得子以后,待子女长到十二岁时要举行的一种还愿仪式。前来还愿的队伍浩浩荡荡。男孩子走在中间,身披“十”字形红绶,胸前扎成大花,前面用唢呐和喇叭开路,而跟在后边的是手提贡品的父母、爷爷、奶奶。在燃放鞭炮的情况下,喜气洋洋地在伏羲陵绕行一周,报告人祖已经喜得贵子,请继续保佑,而后解下红绶,将其投入陵前燃烧的香火中。

通过摸子孙窑、拴娃娃和还童子这些民间信仰活动可以发现,人们对生命繁衍最本质的追求与渴望。特别是传统的封建思想观念,妇女的主要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够为家族生育男性后代,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在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情况下,她们就想借助神灵的力量,帮助实现自己的愿望,从而获得在家族和社会上受尊重的权益。也正如此,在淮阳庙会上,大众对子嗣的渴求,就在太昊庙的祈求中被凸显出来。

4. 泥泥狗

泥泥狗是太昊陵泥玩具的总称,当地老百姓也叫它“灵儿狗”。它绝不同于一般的玩具,被作为庙会上的“圣物”,担负着为人祖守陵的特殊使命。

泥泥狗造型奇特,古拙神奇,各种图案,浑厚古朴,极具楚国时期艺术文化的格调,因而被海内外专家誉之为“真图腾活化石”。泥泥狗造型主要是以“猴”为主,如双面猴、抱桃猴、抱兽猴、母子猴、猫拉猴、猴头鱼、骑马猴等,拙朴粗犷的造型,遵循着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它们胸前都刻绘有女性生殖的纹样,洋溢着对生命强烈的崇拜意义。

淮阳泥泥狗种类很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人面猴”,又称“人祖猴”,是泥泥狗中惟一的一种

似人非人、似猿非猿的图腾形象,造型就像一座神像,庄严、肃穆、神圣。泥泥狗的色彩艳丽,纹样主要利用点和线构成,纹饰主要分为马蹄纹、三角纹、花朵纹、类绳纹、太阳纹等多种纹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神秘虚幻的图案,听着那么神奇的名称:九头鸟、人面猴、双头鸟、四不像、人面鱼、猴头燕、草帽老虎、多头怪、独角兽、猫拉猴……好像是一部活生生的《山海经》展现在面前。据传说《山海经》为战国时期的淮楚人所作,因此遗存下这些原始图腾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温克尔曼在《论希腊人的艺术》中所说的那样,艺术品的“功能和实用维护了艺术本身的尊严”。王朝闻也说过:原始艺术虽不是语言艺术似的诗歌,但却具备着“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魅力。从泥泥狗古朴的形象和身上的原始图案,透露出远远超过自己重量的文化信息,它与人祖庙会中的各种民俗活动对庙会的意义进行了很好的阐释,成为人祖庙会的传播者和纪念者,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淮阳庙会期间,南来北往的游人,到太昊陵后,都要买一些泥泥狗带回去,不仅可以沾沾泥泥狗的灵气、福气,还可以驱邪避灾。泥泥狗所赋予的神圣功能,使它成为庙会中的主角。

淮阳庙会除了保留古老的信仰传统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太昊陵庙会的规模和影响在中原地区首屈一指,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据有关数据统计,早在1998年3月19日到4月18日(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就有4800多家商户从事商品交易活动,成交额达1760万元,门票收入超过百万元。参与人数较多,已达到30万人次。仅2008年农历十五日,前往陵庙祭拜敬香的游客就达到了825601人,创下单日参与庙会人数之最。2010年,经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朝祖会前5天,游客就突破了300万人次,实现了文化旅游产业经济的新跨越。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人们在赴伏羲陵祭拜的期间,都已经主动结成了进香的统一

组织“朝祖会”。在成书于民国年间的《淮阳乡村风土记》中,蔡衡溪就简略地描述了“朝祖会”的有关情况,并称其为“迷信之组织”^[3]。人们对庙会的虔诚信仰,其实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庙会文化已绵延了千余年。庙会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形式,不少民间艺术形式是庙会文化所特有的。有些民间艺术形式今人已经不熟悉了,有的已失传了。研究民间艺术宝库,使濒于泯灭、长久尘封而又有积极意义的民间艺术重现光辉,是当今文化工作者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庙会中的宗教艺术和民俗文化活动,是随岁月的流逝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因此它对我们继承和弘扬民族民间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二是有利于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4]

历经千年的庙会文化已经渗透在中原地区的许多民众的心中,人们对人祖的那种虔诚,就像一把圣火,从蒙昧燃烧到文明。前去太昊陵庙会朝圣的人群,已经汇集成了沸腾的海洋,带着人们的期待涌进了陵门,满天飘扬的纸扎,五彩缤纷的旗幡,香烟缭绕的香楼,低沉悠长的经歌,都构成了一道道壮观的风景,站在人祖的面前,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一种慎终追远的氛围中,让浮躁的心灵慢慢地沉静下来,灵魂变得明澈而善良。

参考文献:

- [1](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 [2]薛曼尔.神的由来[M].郑绍文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 [3]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之中南卷(上)[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 [4]高占祥.论庙会文化[M].费孝通译.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王彩红,陈强